

基于 18 世纪“类解”类文献的 朝鲜语、满语、蒙古语语法形态考察*

金光洙 吴丽花

[摘要] 《同文类解》《蒙语类解》是朝鲜王朝司译院编纂的三语对译分类词汇集。作为 18 世纪极具代表性的“类解”类译学书，这两部文献资料中包含大量反映当时社会特性的基本词汇与相应词组，对于考察 18 世纪朝鲜语、满语、蒙古语的语法形态，探知不同语言间的异同，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同文类解》《蒙语类解》两部词汇集为研究对象，试图从比较的角度，分析朝鲜语、满语、蒙古语在语法形态上的异同，以此管窥其同源关系。

[关键词] 《同文类解》 《蒙语类解》 朝鲜语 满语 蒙古语 语法形态

一 引言

据《高丽史》(정인자 1451/1613)记载，始建于 1276 年的“司译院”(前身为“通文馆”)，是高丽王朝时期主管外交翻译业务的专门机构，朝鲜王朝时期承袭高丽王朝旧制，司译院继续行使相应职能。司译院内设有“汉、清、蒙、倭”四学，并先后编纂刊行《译语类解》《同文类解》《蒙语类解》《倭语类解》四部“类解”类译学书，以供译官学习参考。四部“类解”类译学书按照门类排列所收词汇，基本词条使用汉语、汉字，每个词条的朝鲜语、满语、蒙古语或日语对译用朝鲜文记写，并使用附加符号详细标注各语言的语音细节^①。

本文以“类解”类译学书《同文类解》《蒙语类解》为研究对象。《同文类解》是朝鲜王朝司译院于朝鲜英祖二十五年(1749)编纂的汉语、朝鲜语、满语对译分类词汇集，分为上、下两卷，共 55 个类目，收词条 4961 个；《蒙语类解》为汉语、朝鲜语、蒙古语对译分类词汇集，现存版本为朝鲜正祖十四年(1790)增补后的重刊本，分为上、下卷和补编部分，共 54 个类目，其中，上、下卷含词条 3842 个，补编部分含词条 1475 个，共收词条 5317 个。

纵观两部文献的词汇对译，汉语基本词条的朝鲜语对译，主要有固有词、与词条相同的汉字词、与词条不同的汉字词、详细译释等，如“泽—웅덩이 [uŋdʌŋi]”“江—江 [kaŋ]”“本命年—황갑해 [hoangap'hei]”“伯母—큰아조비쳐 [met'atsebiitsʰyʌ]”；汉语基本词条的满语、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朝鲜汉字资源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306)”和延边大学外国语文学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攻关科研项目(18YLGG01)的阶段性成果。匿名审稿专家提出有益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谨致谢忱。

^① 本文用例中的标音附加符号说明：“∨”出现于初声 ㄹ [r] 前；“。”附着于终声 ㄹ [l] 后；“◦”表舌根靠后；“◦”主要附着于元音 ㅓ [u] 后，起堵塞气流的作用；“◦”表舌侧音；“△”通常附着于不同元音后。

蒙古语对译，则主要有满语、蒙古语的固有词和与词条相同的汉语借词，如满语的“泽—하
▽리 [ha▽ri]”“江—강 [kyan]”，蒙古语的“凉快—서루군 [sərugin]”“更—징 [gij]”。

《同文类解》《蒙语类解》所收词汇均按照天文、时令、地理、人文等进行归类，极具科学性。虽然两部词汇集所收词汇量有限，但所收词汇均为使用频率较高的基本词汇，加之包含其他文献中较少涉及的源于汉语、满语、蒙古语的借词以及随西洋物质文化的传播而引入的新词汇，是进行朝鲜语、满语、蒙古语比较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文献资料。不仅如此，《同文类解》《蒙语类解》还收录了大量同一汉语基本词条的不同译释，这对研究朝鲜语、满语、蒙古语的词汇体系和语言特点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经考察，众多学者从语言记录方式、词汇比较等多方面切入，对《同文类解》《蒙语类解》进行了研究与探讨。如조건상 (1968) 认识到《同文类解》在朝鲜语学史上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对《同文类解》中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了深入考察与研究；김형수 (1971) 则以 18 世纪“蒙学三书（《蒙语老乞大》《捷解蒙语》《蒙语类解》）”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多个角度对三部代表性的蒙古学文献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考证、研究；연규동 (1995) 为探明“类解”类译学书在朝鲜语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以《同文类解》《蒙语类解》中的基本词条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两部文献在类目安排、朝鲜语释义方面的异同。纵观前人及时贤的研究成果，学界早已认识到“类解”类译学书在朝鲜语学史上的文献史料意义并取得了富有学术价值的成果。但大多数研究主要聚焦于语音、标记法、词汇等方面比较，较少关注《同文类解》《蒙语类解》所反映的朝鲜语与满语、蒙古语语法形态的比较，相关研究成果较为零散，未形成一定体系。

历史上，朝鲜族与满族、蒙古族长期保持着密切联系。随着民族交往交流的日益密切，相互间历史文化交融的程度不断加深，语言文字交流的范围也不断拓宽。对于朝鲜语的系属问题，曾有专家认为朝鲜语同满语、蒙古语，甚至突厥语，都有着密切的深层关系，在此基础上将朝鲜语视为阿尔泰语系语言^①。

综上，本文从《同文类解》(사역원 1749) 与《蒙语类解》(사역원 1790) 中各选取 1000 个词条作为研究语料，在借鉴前人及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分析、比较朝鲜语、满语、蒙古语体词性和谓词性语法形态的具体表现形式，试图以此管窥 18 世纪文献中朝鲜语、满语、蒙古语的语法形态，并进一步厘清这三种语言在语法形态上的共性与个性以及关联性，从而为朝鲜语系属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二 朝鲜语、满语、蒙古语的语法形态及形式

不少学者认为，朝鲜语同满语、蒙古语都属于阿尔泰语系。阿尔泰语系语言在语序上均表现为“主语—宾语—谓语”，在体词或谓词词干后附加各种表语法意义的附加成分实现语法功能，这也可视为阿尔泰语系语言极其重要的共有特征 (권재일 2013:136)。所谓语法形态，指相同或不同词性的词与词组合时为表达语法关系而附着的语素。朝鲜语是黏着语，各种语法意义主要通过接缀在体词或谓词词干后的黏着成分实现。朝鲜语黏着形态可以跟随在开音节或闭音节词干后，有些黏着成分的变体是遵循词干的元音和谐规律而产生的（尹铁超

^① 朝克 (2014:1) 指出，“满通古斯诸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而且，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同蒙古语族语言和突厥语族语言，以及同朝鲜语、日本语、日本的阿依努语、北欧的萨米语、北美的印第安语等，均有十分复杂而多层面的历史渊源关系或共有关系。”

2018:191)。朝鲜语的黏着成分可以分为体词性的（即助词，附着于体词后实现语法功能）与谓词性的（即词尾，附着于谓词后实现语法功能），后者据位置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位置性词尾和非位置性词尾。而黏着也是满语、蒙古语突出的语法形态手段，三种语言的黏着特征既有差别又有共性。

在可以充分反映18世纪朝鲜语、满语、蒙古语语言情况的文献资料中，流传至今且保存完好的文献极其匮乏，《同文类解》《蒙语类解》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可以成为考察18世纪时这三种语言语法形态的最佳文献资料。由于两部“类解”类文献为对译词汇集，故本文在考察语言的语法形态特征时，只能局限于对词组组合关系的分析。

（一）体词性语法形态

体词性语法形态表示名词、数词、代词等的语法意义和语法功能。朝鲜语、满语、蒙古语的体词性语法形态通常包含三类：复数成分、添意成分、格形态^①。其中，复数与添意成分不表示词在句中的功能；格形态具有表示词在句中各种语法关系的功能，也就是说，格形态是同为黏着语的朝鲜语、满语、蒙古语用来表示语法功能的重要手段。本文以《同文类解》《蒙语类解》中使用频率较高、可比性较强的主格、所有格（领属格）、宾格（目的格）、方向格（助格）^②为主要比较对象，分析18世纪朝鲜语、满语、蒙古语在格形态上的异同^③。

1. 主格

朝鲜语、满语、蒙古语均有主格形态。例如《同文类解》中的例子：

	朝鲜语	满语
(1) 日出	하 나다 [hei nada]	순 투치커 [eyun t ^ʰ uts ^ʰ bik ^ʰ A]
(2) 刮风	벼 람 부다 [peram puda]	어둔 담비 [adun tambi]

《蒙语类解》中的例子，如：

	朝鲜语	蒙古语
(3) 日出	하 나다 [hei nada]	나란 갈바 [naran kalba]
(4) 刮风	벼 람 부다 [peram puda]	살. 칸살. 키▽라뮈 [sal. k ^ʰ insal. k ^ʰ i▽ramui]

朝鲜语、满语、蒙古语的“日”分别为하 [hei]、순 [eyun]、나란 [naran]，“风”分别为벼 [peram]、어둔 [adun]、살. 칸살. [sal. k^ʰinsal.]。可见，在例(1)-(4)中，这三种语言的主格形态都表现为零形式。

但也发现了与上述情况不同的用例。如《蒙语类解》中的朝鲜语例：

(5) 悬鹑衣裳 衣裳이 남누히다 [isani namnuheda] (6) 有什么 무어시^④ 이시리 [muʌci iciri]

例(5)(6)中，朝鲜语主格形态使用助词이 [i]。

又如《同文类解》中的满语例：

(7) 水涸 无水 비 [muk^ʰA-i-bi]

^① 现代朝鲜语有主格、宾格、属格、与格、位格、用格、同格、比较格、呼格等9种格形态（김철준、김광수 2008:103）。通古斯语格形态有17种左右，分别表示词干在句子中的位置及语法特征，如主格、领属格、宾格、与格、造格、从比格、方向格、方面格等（尹铁超 2018:198）。

^② 所有格（领属格）、宾格（目的格）、方向格（助格），下文分别简作“所有格、宾格、方向格”。

^③ 朝鲜语的例子分别来自《同文类解》《蒙语类解》，满语的例子来自《同文类解》，蒙古语的例子来自《蒙语类解》。

^④ 무어시 [muʌci]<무엇 [muʌs^ʰ]+이 [i]，무어시 [muʌci] 为 무엇 [muʌs^ʰ] 的主格形态，即무엇 [muʌs^ʰ] 后添加主格语法形态이 [i] 后缩合而成。

满语的“水”为 무커 [mukʰʌ], “水涸”中的 무커为主格形态，即 무커后加上了一个词缀 -ㅣ [i]。

综上，18 世纪朝鲜语、满语、蒙古语的主格形态主要表现为绝对格（零格）；此外，朝鲜语偶尔还会使用主格助词 ㅇ이 [i]^①，满语偶尔在名词词干后附着后缀 -ㅣ [i] 来表示主格形态。

2. 所有格

朝鲜语、满语、蒙古语均有所有格形态。《同文类解》中的例子，如：

	朝鲜语	满语
(8) a. 水泡	물방울 [milbanol]	무커 호분 [mukʰʌ-i-hoβun]
b. 水面	물우 [milu]	무커외 √로 [mukʰʌ-i-oi√ro]
(9) a. 奶膀子	젖통 [tʃyʌs'tʰon]	°후°훈 이 칠。чин [°hu°hun-i-tsʰil。tsʰin]
b. 奶头子	젖곡지 [tʃyʌs'kok'jɪ]	°후°훈 이 투미하 [°hu°hun-i-tʰumihā]

朝鲜语和满语的“水”分别为 물 [mil]、무커 [mukʰʌ]，“奶”分别为 젖 [tʃyʌs']、°후°훈 [°hu°hun]。可见，例 (8) (9) 中，朝鲜语的所有格使用零形态，而满语所有格形态使用后接成分 -ㅣ [i] 或其在闭音节后的变体 ㅇ이 [i]。

《同文类解》中的例子，再如：

	朝鲜语	满语
(10) a. 山峰	뫼ㅅ봉 [moispogn]	아∨린이무루 [a∨rin-i-muru]
b. 山岗	뫼ㅅ부리 [moispuri]	아∨린이지둔 [a∨rin-i-ʒidun]

朝鲜语和满语中的“山”分别为 뫓 [moi]、아∨린 [a∨rin]。可见，例 (10) 中朝鲜语的所有格形态使用 ㅅ [s]，而满语所有格形态使用后接成分 -ㅣ [i] 在闭音节后的变体 ㅇ이 [i]。

《蒙语类解》中的例子，如：

	朝鲜语	蒙古语
(11) 天涯	하늘へマ [hanel-s-ke]	텅거리 연 홀뫼 [tʰʌŋgʌri-yʌn-holmoi]
(12) 天河	은하수 [inhaseu]	텅거리 연 오요달。[tʰʌŋgʌri-yʌn-oyodal。]
(13) 上弦	첫 조곰 [tsʰʌs'tsogom]	더거두 연 하갓 [tʌgʌdu-yʌn-hagas']

朝鲜语和蒙古语的“天”^②分别为 하늘 [hanel]、텅거리 [tʰʌŋgʌri]；朝鲜语和蒙古语的“上”分别为 첫 [tsʰʌs']、더거두 [tʌgʌdu]。从例 (11) - (13) 可见，朝鲜语的所有格使用用 ㅅ [s] 或零形态，而蒙古语所有格形态使用后接成分 -연 [yʌn]。

《蒙语类解》中的例子，又如：

	朝鲜语	蒙古语
(14) a. 手掌	손ㅅ바당 [son-s-padaŋ]	갈 고 아라∨가 [kal-un-ara∨ga]
b. 手纹	손ㅅ금 [son-s-kim]	갈 고 알 [kal-un-al]
(15) a. 脚背	발ㅅ등 [palstɛŋ]	쿨. 고 월메 [kʰul。-un-ułmɛi]
b. 脚心	발ㅅ바당 [palspadaŋ]	쿨. 고 우라 [kʰul。-un-ura]

^① 在现代朝鲜语里，主格形态常使用助词 ㅇ이 [i] 与 가 [ka]，可分别附着于闭音节与开音节后。但《同文类解》《蒙语类解》中仅发现极少量主格助词 ㅇ이 [i] 的用例，并未发现主格助词 가 [ka] 的用例。主格助词 가 [ka] 17 世纪时开始出现，18 世纪时在口语中的使用已很广泛，但是在 18-19 世纪时并未广泛出现于书面语 (ㅇ)가문 2003:219)。

^② 《同文类解》《蒙语类解》中“天”的词条为“天道”。

朝鲜语和蒙古语的“手”分别为 손 [son]、갈 [kal]，“脚”分别为 발 [pal]、쿨。[k^hul。]。可见，例(14)(15)中朝鲜语的所有格使用 /s/，而蒙古语所有格使用后接成分 -兀 [un]。

《蒙语类解》中的例子，再如：

朝鲜语	蒙古语
(16) a. 山岗 뵈ㅅ부리 [moi-s-puri]	아구∨란ተ 시나가 [agu∨ran-u-činaga]
b. 山坡 뵈ㅅ비탈 [moi-s-pit ^h al]	아구∨란ተ 쿠톨。 [agu∨ran-u-k ^h ut ^h ul。]

朝鲜语和蒙古语的“山”分别为 뵈 [moi]、아구∨라 [agu∨ra]。可见，例(16)中朝鲜语的所有格形态使用 /s/，而蒙古语所有格形态使用后接成分 -兀 [nu]。

通过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朝鲜语所有格形态主要表现为绝对格（零格）或两词间插入的辅音 /s/。이기문(1972:209)曾明确指出，中世朝鲜语时期所有格形态存在 의 [ei]/의 [ii]与 /s/^①，然而在本文所考察的语料中仅发现 /s/ 这一种所有格形态。满语所有格形态体现为 -ㅣ [i] 或其变体 익[i]^②，蒙古语则表现为 -연 [yʌn]、-兀 [un]、-兀 [nu] 等。

3. 宾格

朝鲜语、满语、蒙古语中均有宾格形态。《同文类解》中的例子，如：

朝鲜语	满语
(17) 出气 숨 쉬다 [sum suida]	얼건 캡비 [algan gaimbi]
(18) a. 倾水 물 笑다 [mil s'os'ta]	무커 쉬탐비 [muk ^h Λ suit ^h ambi]
b. 歪水 물 쓰다 [mil st'ida]	무커 왜담비 [muk ^h Λ oaidambi]
(19) 打更 경 덤티다 [kyʌŋ tyʌmt ^h ida]	깅 보림비 [kiŋ βorimbi]
(20) 淘井 우물 츄다 [umil ts ^h ida]	후친 쇼돔비 [huts ^h in eyodombi]
(21) 皱眉 눈쌀 지帔다 [nuns'al ŋip ^h ida]	배탄히터러커비 [βait ^h anhithΛrak ^h abi]

朝鲜语、满语的“气”分别为 숨 [sum]、얼건 [algan]，“水”分别为 물 [mil]、무커 [muk^hΛ]，“更”分别为 경 [kyʌŋ]、깅 [kiŋ]，“井”分别为 웃 [um]、후친 [huts^hin]，“眉”分别为 눈쌀 [nuns'al]、배탄히 [βait^hanhii]。

《蒙语类解》中的例子，如：

朝鲜语	蒙古语
(22) a. 点头 마리 그더기다 [mari kidʌgida]	토∨로개 거킬저뮈 [t ^h o∨rogai kʌk ^h iltʃyʌmu]
b. 低头 마리 수기다 [mari sugida]	토로∨개 다루뮈 [t ^h o∨rogai tarumui]
(23) 做梦 숨 쭈다 [sk'um sk'uda]	저구두∨려뮈 [ʃyʌgudu∨rʌmu]
(24) 敬长 어룬공경흐다 [ʌrun koŋgyʌŋheda]	아핫치∨라뮈 [ahas ^h ts ^h i∨ramui]
(25) 送东西 物件보내다 [mulgʌn bonaida]	줄거뮈 [k ^h ulgʌmu]

朝鲜语、蒙古语的“头”分别为 마리 [mari]、토∨로개 [t^ho∨rogai]，“梦”分别为 숨 [sk'um]、저구두 [ʃyʌgudu]，“长辈”分别为 어룬 [ʌrun]、아핫치 [ahas^hts^hi]，“东西、物件”分别为“物

^① 中世朝鲜语里的两种所有格形态 익 [ei]/의 [ii] 与 /s/ 在使用上分工明确，前者通常用于人、动物等有生物的普通称，后者则用于有生物的尊称或是无生物。然而，发展至近代朝鲜语时，仅剩下 의 [ii] 一种所有格形态。中世朝鲜语里表所有格的 /s/，后来经一系列变化演变为其文字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且仅作为收音标记出现于合成名词中。现代朝鲜语也仅存在 의 [hi] 一种所有格形态 (이기문 1972:155、209)。

^② 满语的所有格形态主要为 -ㅣ [i] 或零形态 (金光洙、朴银燕 2021)。虽然满语的所有格形态有 -ㅣ [i] 与零形态，但囿于本文所考察语料的范围，未能找到 18 世纪满语所有格为零形态的相关用例。

件[mulgʌn]”、**쿨**[k^hul]。

观察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朝鲜语、满语、蒙古语的宾格形态均以绝对格（零格）出现，且三种语言的语序一致，均表现为“主语—宾语—谓语”。

但是，《蒙语类解》中还出现了少量不同的朝鲜语用例。例如：

(26) 把你 **너를** [naril] (27) 通文 **글을 통하다** [kiril t^hoŋheda]

例(26)(27)中的**를**[rɪl]、**을**[i^l]都为宾格助词。*이기문*(1972:208)指出，早在新罗时期，古代朝鲜语中就已存在宾格形态“乙(已[I])、盼(晵[hil])”，后来中世朝鲜语中已存在**을**[əl]/**을**[i^l]、**를**[rɪl]/**를**[rɪl]等不同形态。

综上，两部文献中，朝鲜语、满语、蒙古语宾格形态多为绝对格（零格）表示。虽然朝鲜语用例中出现了宾格形态**을**[i^l]、**를**[rɪl]，但仅涉及少数几例。朝克(1997:216)指出，满一通古斯诸语均有宾格形态，且结构较为丰富，如满语用**ba**表示宾格形态。因此，我们认为，同朝鲜语一样，18世纪的满语、蒙古语除可以由语序辨别宾格关系外，还应存在特定的宾格语法形态，但本文所考察的用例均为词组，且数量有限，囿于此，尚未发现相应用例。

4. 方向格

经考察，有关方向格的例子仅出现在《同文类解》中，例如：

朝鲜语	满语
(28) 向前 앞으로 [alp ^h iro]	չ∨러시 [ʃyu∨rəci]
(29) a. 向后 뒤로 [tuihro]	아마시 [amaši]
b. 从内 안으로 [anhro]	도시 [toši]

朝鲜语、满语“前”的词干分别为**앞** [alp^h]、**չ**∨**러** [ʃyu∨rə],“后”的词干分别为**뒤** [tuih]、**아****마**∨**라** [ama∨ra]，“内”的词干分别为**안** [anh]、**도** [to]。

从例(28)(29)可以看出，朝鲜语的方向格主要通过格形态**으로**[iro]实现^①，而满语则以语法形式**-시**[ši]实现方向格的语法关系。

但是，《同文类解》还存在其他特殊情况，例如：

朝鲜语	满语
(30) 正路走 바른길로 가다 [parongilro gada]	تون도∨로며야봄비 [t ^h ondo∨romyabumbi]
(31) 向里面 속으로 [sogiro]	도∨로기 [to∨rogij]/돌기드리 [tolgidiri]

从例(30)(31)可以看出，朝鲜语依旧是以格形态**로**[ro]/**으로**[iro]实现方向格的语法关系，但是满语并没有附着特定的语法形态成分。

(二) 谓词性语法形态

朝鲜语、满语、蒙古语的谓词性语法形态主要附着于动词、形容词后，表达谓词在句中的语法功能。朝鲜语主要通过附着于动词、形容词后的词尾实现谓词的语法功能，称为“谓词词尾”，按其不同语法功能分为终结词尾、接续词尾、规定形词尾、修饰词尾、时制词尾、尊称词尾等。下文考察《同文类解》《蒙语类解》中几类常见且具有代表性的谓词性语法形态，主要涉及基本形、命令形、否定形、规定形、修饰形、使动形、被动形等，以此来分析18世纪朝鲜语、满语、蒙古语谓词性语法形态的具体表现。

^① 朝鲜语的方向格形态可据前一音节的开、闭情况，分别有**로**[ro]、**으로**[iro]两种语法形式，然而囿于本文所考察语料所限，并未找到**로**[ro]的相关用例。

1. 基本形

基本形指谓词原形的基本形式，不附着其他任何语法形态。下面通过《同文类解》《蒙语类解》的实际用例来分析朝鲜语、满语、蒙古语谓词基本形的对应关系。《同文类解》中的例子，例如：

	朝鲜语	满语
(32) 干嗽	바툰 기출흐다 [patʰən gitsʰumheda]	컹심비 [kʰʌŋsimbi]
(33) 干呕	햇구역흐다 [hais'kuyak'heda]	부야캄비 [βuyakʰyambi]
(34) 打醋心	신목꼽다 [seinmok'kop'ta]	쥬션비 [ʃyueyʌmbi]
(35) 渴了	목으르다 [mok'mereda]	캉캄비 [kʰaŋkʰambi]

例(32)-(35)显示，朝鲜语基本形词尾-다[tɑ]/[da]对应于满语基本形词尾-ㅁ비[mbi]。

《同文类解》中的例子，又如：

	朝鲜语	满语
(36) 话汉语	汉语흐다 [hanʌheda]	니카람비 [nikʰarambi]
(37) 通番话	통스노롯흐다 [tʰoŋsənoros'heda]	통스럼비 [tʰuŋsirʌmbi]
(38) 话蒙古语	蒙语흐다 [moŋgʌheda]	몽고롬비 [moŋgorombi]
(39) 呕吐	토흐다 [tʰoheda]	쥬魯비 [ʃyurumbi]

从例(36)-(39)可见，朝鲜语基本形词尾-다[tɑ]/[da]对应于满语基本形词尾-람비[rambi]、-럼비[rʌmbi]、-롬비[rombi]、-魯비[rumbi]。

《同文类解》中的例子，再如：

	朝鲜语	满语
(40) 刻薄	刻薄흐다 [kak'bak'heda]	커추덤비 [kʰat͡sʰyudʌmbi]
(41) 懈怠	懈怠흐다 [hait'haiheda]	후리▽덤비 [haura▽tʌmbi]
(42) 行虐	포학흐다 [pʰohak'heda]	옷호돈비 [os'hoodombi]
(43) 蹲坐	좆그려 안ㅅ다 [tsus'kirya ansta]	도둠비 [todombi]

从例(40)-(43)可见，朝鲜语基本形词尾-다[tɑ]/[da]对应于满语基本形词尾-덤비[tʌmbi]、-頓비[tombi]。

《同文类解》中还有如下的例子：

	朝鲜语	满语
(44) a. 盘腿坐	발사리고 앉ㅅ다 [palsarigo ansta]	모스▽라며팀비 [mosi▽ramatʰʌmbi]
b. 跪坐	쭈리 앉ㅅ다 [sk'urʌ ansta]	부히아다며팀비 [puhiadamatʰʌmbi]
c. 围坐	둘러안ㅅ다 [tulrʌ ansta]	톨호며팀비 [tʰolhomatʰʌmbi]

朝鲜语、满语的“坐”分别为안ㅅ다[ansta]、팀비[tʰʌmbi]。无论是“坐”还是例(44)中由“坐”构成的词组，朝鲜语基本形词尾-다[tɑ]均对应于满语基本形词尾-팀비[tʰʌmbi]。

《同文类解》中的例子，还有：

	朝鲜语	满语
(45) 犹豫	犹豫흐다 [uyʌiheda] 탄훈չamba [tʰatʰhunf'yambi]/저츄훈չamba [ʃyʌtsʰyu^hunf'yambi]	
(46) 疑惑	의심흐다 [iicimheda] 커너^훈չamba [kʰʌnʌ^hunf'yambi]	

从例(45)(46)可见，朝鲜语基本形词尾-다[tɑ]/[da]对应于满语基本形词尾-훈չamba[hunf'yʌmbi]。

综上，朝鲜语基本形词尾只有一个，而与之对应的满语基本形词尾则有五类。

《蒙语类解》中的例子，如：

	朝鲜语	蒙古语
(47) 忘了	낫다 [nis'ta]	말타뮈 [maltʰamui]
(48) 认得	사귐아다 [saremmada]	타니뮈 [tʰanimui]

例(47)(48)中，朝鲜语基本形词尾-다[ta]/[da]，对应于蒙古语基本形词尾-뮈[mui]。

《蒙语类解》中的例子，又如：

	朝鲜语	蒙古语
(49) 行詣佞	아당흐다 [adanheda]	빌. 도치라뮈 [pil. daotsʰiramui]
(50) 行谗	춤소흐다 [tsʰəmsoheda]	흡∨라뮈 [hop'∨ramui]
(51) 恼了	성내다 [eyiʌŋnaida]	키링∨러뮈 [kʰiriŋ]∨[rəmui]
(52) 水决了	물 터지다 [mil tʰʌʃida]	우°수서터러뮈 [u°susʌtʰərəmui]

例(49)-(52)中，朝鲜语基本形的词尾-다[da]对应于蒙古语基本形的词尾-라뮈[ramui]、-러뮈[rəmui]。

《蒙语类解》中的例子，再如：

	朝鲜语	蒙古语
(53) 化了	녹다 [nok'ta]	해∨루뮈 [hai∨rumui]
(54) 下雹子	무뛰 오다 [murui oda]	문`둘 오로뮈 [mu`ndul oromui]
(55) 扫了	쓰다 [s'ida]	시굴더뮈 [eiguldəmui]
(56) 磨一磨	매끄다 [maigeda]	터걸머더뮈 [tʰagalmədəmui]
(57) 冰冻	얼름어다 [ʌrlimada]	꿔수투뮈 [muasutʰumui]

例(53)(54)中，朝鲜语基本形词尾-다[ta]/[da]对应于蒙古语基本形词尾-루뮈[rumui]、-로뮈[romui]；例(55)(56)中，朝鲜语基本形词尾-다[da]对应于蒙古语基本形词尾-더뮈[təmui]；例(57)中，朝鲜语基本形词尾-다[da]对应于蒙古语基本形词尾-투미[tʰumui]。

综上所述，朝鲜语基本形形态比较简单，均以-다[ta]/[da]结尾。而满语与蒙古语基本形语法形态则较为丰富，满语的表现形式多达九种，蒙古语的表现形式多达七种。满语基本形语法形态以-ㅁ비[mbi]为基础构成，九种形式可分为五类；蒙古语基本形语法形态以-뮈[mui]为基础构成，七种形式也可分为五类。而且，观察满语基本形语法形态成分-람비[rambi]、-럼비[rəmbi]、-훔비[rombi]、-훔비[rumbi]以及-덤비[təmbi]、-듬비[tombi]、-텀비[tʰəmbi]，或蒙古语基本形语法形态成分-라뮈[ramui]、-러뮈[rəmui]、-루뮈[rumui]、-로뮈[romui]以及-더뮈[təmui]、-투미[tʰumui]等可知，这些基本形语法形态因元音和谐规律存在变体。可见，元音和谐现象并非仅存在于朝鲜语中，满语和蒙古语中也存在。

2. 命令形

命令形带有命令、请求、劝告、警告、禁止等义。在朝鲜语、满语、蒙古语中，说话人向听话人传递要求或指令时，会使用表示命令义的语法形态。从这三种语言的实例可见其命令形语法形态的具体表现。《同文类解》中的例子，如：

	朝鲜语	满语
(58) 坐着	안즈라 [antsira]	터 [tʰʌ]
(59) 起来	셔라 [eyara]	이∨리 [i∨ri]

朝鲜语“坐”的基本形为 **안느다** [ansta]，“起来”的基本形^①为 **셔다** [eyʌda]，可见朝鲜语命令形是在去除基本形词尾 **-다** [ta]/[da] 的基础上，增加命令形词尾 **-라** [ra]。满语“坐”的基本形为 **팀비** [tʰʌmbi]，“起来”的基本形为 **이 림비** [iʌrimbi]，可见满语命令形是在基本形基础上省略词尾 **-ㅁ비** [mbi]。

《蒙语类解》中的例子，如：

	朝鲜语	蒙古语
(60)	起罢	셔라 [eyʌra]
(61)	坐着	안느라 [antsira]
(62)	去罢	가라 [kara]
(63)	来罢	오라 [ora]

朝鲜语“起来”的基本形^②为 **셔다** [eyʌda]，“坐”的基本形为 **안느다** [anst'a]，“走”的基本形为 **가다** [kada]，“来”的基本形为 **오다** [oda]；如前所述，朝鲜语命令形词尾为 **-라** [ra]。蒙古语“起来”的基本形为 **족소위** [ʃyok'somui]，“坐”的基本形为 **사구위** [sagumui]，“走”的基本形为 **어치위** [atsʰimui]/**오두위** [odumui]，“来”的基本形为 **이러위** [irʌmui]；可见，蒙古语命令形是在基本形基础上省略词尾 **-위** [mui]。

对比《同文类解》《蒙语类解》的用例可知，朝鲜语、满语、蒙古语在表命令形的语法形态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构成命令形形态时，朝鲜语通常遵循元音和谐规律，在动词词干后附着 **-아라** [ara]/**-여라** [yʌra]/**-여라** [yʌra]^③；而满语与蒙古语则分别在动词基本形的基础上省略词尾 **-ㅁ비** [mbi] 与 **-위** [mui]。

3. 否定形

否定形是语法形态中不可忽略的重要现象。考察《同文类解》《蒙语类解》的用例，可以看出朝鲜语与满语、蒙古语否定意义的表达存在一定差异。《同文类解》中，满语表达否定义的用例只有一个：

	朝鲜语	满语
(64)	不悦	깃거아니다 [kis'kʌanitʰa]

朝鲜语“喜欢”为 **깃거흐다** [kis'kʌhəda]，满语“喜欢”为 **을**。**군점비** [ul. kʊnʃyʌmbi]。可见，例(64)中，朝鲜语使用词尾 **-아니다** [anitʰa] 来表达否定，而满语则通过自身带有否定义的词汇形式来表达。

《蒙语类解》中的例子，如：

	朝鲜语	蒙古语
(65)	料事不差	일 해아려 그르지 아니타 [il hyʌriaryʌ giriʃi anitʰa]
(66)	不偏邪	편벽지 아니타 [pʰyʌbyʌk'ʃi anitʰa]

例(65)(66)中，朝鲜语的否定形使用词尾 **지 아니타** [ʃi anitʰa]，蒙古语否定形则使用词尾 **우게** [ugai]。

^① 《同文类解》《蒙语类解》中，“起来”基本形的词条为“起来了”。

^② 《同文类解》《蒙语类解》中，“起来”“走”“来”基本形的词条分别为“站着”“走了”“来了”。

^③ 朝鲜语命令形词尾 **-아라** [ara]/**-여라** [yʌra]/**-여라** [yʌra] 都是命令形词尾 **-라** [ra] 的变体，**-아라** [ara] 附着于阳性元音后，**-여라** [yʌra] 附着于阴性元音后，**-여라** [yʌra] 附着于词干 **하다** [hada] 后。然而，本文所考察的语料中并未出现 **하다** [hada] 后附着 **-여라** [yʌra] 表命令形的用例。

《蒙语类解》中的例子，又如：

朝鲜语	蒙古语
(67) 无定向 이리토 저리토 못한다 [iritho gyayritho mos'heda]	니시 채시 우게 [nici tsʰyaci ugai]
(68) 无坐性 진득지 못한다 [jindik'ji mos'heda]	탑틀 우게 [tʰap'tʰul ugai]
例 (67) 中，朝鲜语否定词尾为 못하다 [mos'heda]；例 (68) 中，朝鲜语否定词尾为 -지 못하다 [jí mos'heda]。例 (67) (68) 中，蒙古语否定词尾都为 -우게 [ugai]。	

《蒙语类解》中的例子，再如：

朝鲜语	蒙古语
(69) 没有 업다 [ʌp'ta]	우게 [ugai]
(70) 无主张 쥬장 업다 [juʃyaŋ ʌp'ta]	어결적 우게 [ʌʃyalkʰak' ugai]
(71) 无内囊 안종 업다 [anst's'oŋ ʌp'ta]	치다부리 우게 [tsʰidaburi ugai]

从上述用例可知，18 世纪的朝鲜语通常可以在谓词后添加否定形态表否定义，实现否定功能。朝鲜语谓词后的否定形为 -(지)아니타 [(jí)anitha]/-(지)못하다 [(jí)mos'hada]、업다 [ʌp'ta]。蒙古语则是在谓词上附着否定形 -우게 [ugai] 实现否定功能。《同文类解》中鲜少涉及否定形的用例，囿于本文所考察语料的限制，仅发现的一个满语否定用例也并未显现否定形语法形态。但可以推测，像朝鲜语或蒙古语采用否定形表否定功能一样，18 世纪时满语在表否定义时也应该存在一定的语法形态^①，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挖掘语料。

4. 规定形

所谓“规定形”，指定语与名词性中心语组成规定形构式时所体现的语法形态。纵观《同文类解》《蒙语类解》中的相关用例，可以发现朝鲜语、满语、蒙古语均有在谓词后添加词缀构成规定形并以之限定后一成分的相关用例。《同文类解》中的用例，如：

朝鲜语	满语
(72) a. 相士 양보는 사람 [eyanbo nən sarem]	치라타카라 날。마 [tsʰiratʰakʰa ra nyal。ma]
b. 算卦的 점흐는 사람 [gyaymhə-nən-sarem]	°구투와라 날。마 [kuath'uua-ra-nyal。ma]

朝鲜语的“人”为 사람 [sarem]，满语的“人”为 날。마 [nyal。ma]。例 (72a) (72b) 中，朝鲜语分别在 양보다 [eyanboda] “看相”与 점흐다 [gyaymheda] “算卦”后附着词缀 -는 [nən]，并用以限定后接成分 사람 [sarem]；而满语则是分别在 치라타카 [tsʰiratʰakʰa] “看相”与 °구투와 [kuath'uua] “算卦”后附着词缀 -라 [ra]，并以此限定后接成分 날。마 [nyal。ma]。可见，朝鲜语规定形词尾是 -는 [nən]，满语规定形词尾是 -라 [ra]。

《蒙语类解》中的用例，如：

朝鲜语	蒙古语
(73) a. 凸地 두두리진 짜 [tudurají-n-st'a]	꼴비 가잘 [kolbi gafyal]
b. 凹地 우목흔 짜 [umuk'hən st'a]	호토꼴 가잘 [hotʰogol gafyal]
(74) a. 相士 양 보는 사람 [eyan ponən sarem]	신지치 쿠문 [cinfits'i kʰumun]
b. 算卦的 점흐는 사람 [gyaymhənən sarem]	우절. 거치 쿠문 [utʃyəl. gəts'i kʰumun]

朝鲜语、蒙古语的“地”分别为 짜 [st'a]、가잘 [kyafyal]，朝鲜语、蒙古语的“人”分别

^① 通古斯语每种语言都有最为常见的否定助动词，满语命令式的否定句中也存在否定助动词，最为常见的是 waka (朝克 1997:345)。

为 사름 [sarem]、쿠문 [k^bumun]/쿤 [k^bun]。可见，朝鲜语规定形词尾可使用 -ㄴ [n] 或 -년 [nen]^①，而蒙古语规定形使用零形态。

由上述用例可知，18世纪朝鲜语、满语、蒙古语在表规定形语法关系时语序相同，均表现为规定形定语在前，名词中心语在后。朝鲜语表规定形语法关系时，通常在定语后附加语法形态 -ㄴ [n] 或 -년 [nen]；满语规定形主要在定语后附加语法形态 -라 [ra]；而蒙古语并未出现任何规定形语法形态，仅用语序来表示，即定语在前，名词中心语在后。

5. 修饰形

“修饰形”指谓词性修饰语与谓词性中心语的组合关系。就语序来讲，修饰语在前，被修饰语在后。《同文类解》《蒙语类解》中都有修饰形用例。《同文类解》中的例子，如：

朝鲜语	满语
(75) 再问 다시 웃다 [tae i mus'ta]	다치▽람비 [tats ^b i▽rambi]
(76) 悄悄说 诓만诓만 말흐다 [kemankemən malheda]	전두 기수럼비 [gyʌdu kisurʌmbi]
(77) 面麻稠 박박 얹다 [pak'pak'alk'ta]	걸커너허비 [k ^b alk ^b ʌnʌhʌbi]

朝鲜语、满语的“问”分别为 웃다 [mus'ta]、치▽람비 [ts^bi▽rambi]，“说”分别为 말흐다 [malheda]、기수럼비 [kisurʌmbi]，“稠”分别为 얹다 [alk'ta]、너허비 [nʌhʌbi]。

《蒙语类解》中的例子，如：

朝鲜语	蒙古语
(78) 悄悄说 诓만이말흐다 [kemani malheda]	서며걸 커▽렬。쳐뮈 [samagal k ^b ʌ▽ral。ts ^b yʌmui]
(79) 大开 훈이 여다 [huʌni yʌda]	챠래▽ 타라▽ 너거벼 [ts ^b yarai▽ t ^b ara▽ nʌgʌba]

朝鲜语、蒙古语的“说话”分别为 말흐다 [malheda]、커▽렬。쳐뮈 [k^bʌ▽ral。ts^byʌmui]，“开了”分别为 여다 [yʌda]、너거벼 [nʌgʌmuui]。

上述用例中，朝鲜语、满语、蒙古语在表修饰形组合关系时，均未出现任何语法形态的附加现象，仅体现为语序相同，即修饰语在前，被修饰语在后。

6. 使动形与被动形

使动与被动是朝鲜语常用语态。所考察文献中，仅《蒙语类解》中出现了使动形与被动形用例，而《同文类解》中并未出现使动形与被动形用例。《蒙语类解》中的例子，如：

朝鲜语	蒙古语
(80) 被抢了 아이다 [aida]	부▽략다뮈 [pu▽ryak'tamui]
(81) 被躡 踦피다 [pelp'p ^b ita]	기시△킥더뮈 [kiei△k ^b ik'tamui]
(82) 眼里瞧 눈에 봐다 [nunai boita]	우격더뮈 [utsyʌk'tamui]
(83) 搬移了 옮기다 [omgita]	덥시구▽루뮈 [t ^b p'eimui]

朝鲜语、蒙古语的“抢了”分别为 앗다 [as'ta]、부▽략다뮈 [pu▽ryamui]，“躡着”分别为 踯다 [pelp'ta]、기시△킥더뮈 [kiei△k^bimui]，“看见”分别为 보다 [pota]、우격더뮈 [utsyʌmui]/실터뮈 [eilt^bamui]，“搬移”分别为 옮다 [omta]、덥시구▽루뮈 [t^bp'eimui]。

从上述用例可以看出，朝鲜语与蒙古语的使动形、被动形均表现为动词附加后缀形式。朝鲜语的使动、被动语态后缀为 -oi [i]、-hi [hi]、-gi [ki]；蒙古语的使动、被动语态后缀为

^① 实际上，朝鲜语规定形语法形态，据元音和谐规律及词干末尾音节的开、闭情况，应分别表现为 -ㄴ [n]、-년 [nen] 或 -় [en]。但是，囿于本文所考察语料有限，并未发现 ় [en] 的相关用例。

-ㄱ다위 [k'tamui]、-ㄱ더위 [k'tʌmui]、-구루위 [kurumui]。

虽尚未发现满语使动、被动的用例，但鉴于满一通古斯语自身的粘着特性^①，我们认为 18 世纪满语中也应存在使动、被动语态后缀，其使动形、被动形语法形态有待进一步考证。

三 结 语

本文主要对比分析了《同文类解》《蒙语类解》中出现的朝鲜语、满语、蒙古语体词性语法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格、所有格、宾格、方向格等格范畴标记，以及基本形、命令形、否定形、规定形、修饰形、使动形与被动形等谓词性语法形态表达形式的异同。满语与蒙古语同属阿尔泰语系；朝鲜语虽暂时系属未明，但因其本身所具有的语言特性，众多学者将其归为阿尔泰语系语言。考察《同文类解》《蒙语类解》中的相关用例，可以得到这样的归纳总结，即朝鲜语、满语、蒙古语三种语言的格形态不仅种类丰富，而且形式相仿。体词性、谓词性语法形态主要采用两种表达形式：零形态或特定后缀。不仅如此，三种语言语序相同，均体现为“主语—宾语—谓语”语序，在规定形、修饰形构式的判断中，语序都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可以看出三种语言的同源特征比较明显。囿于一定的客观与主观原因，本文未能穷尽性地考察《同文类解》《蒙语类解》的所有词条，对部分语法形态的比较分析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但我们相信，若能穷尽考察文献中的全部词条，并辅以同时代其他文献的比较分析，应可以更加清楚地描写与解释这三种语言在 18 世纪时语法形态上的异同。这不仅有利于进一步科学论证朝鲜语、满语、蒙古语间的亲疏关系，为辨明朝鲜语系属关系提供坚实可靠的实证材料和理论依据，而且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关系史研究也具有积极影响与作用。

参考文献

- [1] 朝 克. 1997. 《满一通古斯诸语比较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2] 朝 克. 2014. 《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3] 金光洙、朴银燕. 2021. 《18 世纪文献〈八岁儿〉中的满语与朝鲜语比较》，《中国朝鲜语文》第 1 期.
- [4] 尹铁超. 2018. 《朝鲜语与通古斯语关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5] 권재일. 2013. 《세계언어의 이모저모》，서울：박이정출판사 (权载日. 2013. 《世界语言的多样性》，首尔：博尔精出版社).
- [6] 김형수. 1971. 《〈몽학삼서〉 연구》，대구：형설출판사 (金衡洙. 1971. 《〈蒙学三书〉研究》，大邱：萤雪出版社).
- [7] 김철준、김광수. 2008. 《조선어문법 (수정본)》，연길：연변대학출판사 (金哲俊、金光洙. 2008. 《朝鲜语语法 (修订本)》，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
- [8] 사역원(사역원 훈장 현문항 저). 1749(조선영조 25 년). 《동문유해》，한국서울대학교 규장각 소장 목판본 (司译院(司译院训长玄文恒著). 1749 (朝鲜英祖二十五年). 《同文类解》，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所藏木版本).

^① 现代满语、锡伯语使动态、被动态也在动词上添加后缀表示，形式为 -vX；通古斯语在表达语态时采取两种主要形式：零后缀与后缀，一般在表示主动语态时使用零后缀，表示使动态、被动态、互动态、共动态时则添加后缀（尹铁超 2018:203）。

- [9] 사역원 (이억성). 1790 (조선정조 14년). 《몽어유해》, 방효언 개정 발행, 한국서울대학교 규장각 소장 목판본. (司译院 (李億成). 1790 (朝鲜正祖十四年). 《蒙语类解》, 方孝彦增补刊行, 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所藏木版本).
- [10] 연규동. 1995. 《동문유해와 몽어유해의 비교》, 《언어학》17 (延圭东. 1995. 《同文类解与蒙语类解比较》, 《语言学》第 17 期).
- [11] 이기문. 1972. 《국어사개설》, 전주: 민중서관 (李基文. 1972. 《国语史概说》, 全州: 民众书馆).
- [12] 이기문. 2003. 《국어사개설 (신정판)》, 서울: 태학사 (李基文. 2003. 《国语史概说 (新订本)》, 首尔: 太学社).
- [13] 정인지. 1451 (조선문종 1년). 《고려사》, 동아대학교박물관소장 1613년 (광해군 1년) 목판본 (郑麟趾. 1451 (朝鲜文宗元年). 《高丽史》, 东亚大学博物馆所藏 1613 年 (光海君元年) 木版本).
- [14] 조건상. 1968. 《〈동문유해〉의 국어사적 연구》, 《논문집 2》, 충북대학교, 11-24 (赵建相. 1968. 《〈同文类解〉国语史研究》, 《论文集 2》, 忠北大学校, 第 11-24 页).

Grammatical Morphology in Korean, Manchu, and Mongolian: A Study Based on the 18th-century Korean *Ryuhae* Literatures

JIN Guangzhu and WU Lihua

[Abstract] *Tongmun Ryuhae* and *Monge Ryuhae* are trilingual glossaries compiled by Sayeokwon, or the Bureau of Interpreters of the Korean Dynasty. As representatives of ryuhae books, *Tongmun Ryuhae* and *Monge Ryuhae* contain a large number of basic vocabulary and corresponding phrases that can reflect 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at that time. The two book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the grammatical morphology of Korean, Manchu and Mongolian, and to identify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ree languages at the 18th century. Focusing on these two vocabulary book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grammatical morphology of Korean, Manchu and Mongolian via detailed comparative studies of nominal and verbal categories, hoping to shed some light on the genetic relationship of the three languages.

[Keywords] *Tongmun Ryuhae* *Monge Ryuhae* Korean Manchu Mongolian morphology

(通信地址: 133002 延吉 延边大学朝汉文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